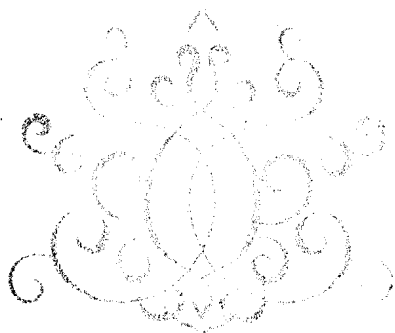


蘇文茂相聲選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

蘇文茂相聲選

溥心畲



〔津〕新登字(90)002号

苏文茂相声选

苏文茂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4 字数 27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06-1410-X/I·1278 定价:8.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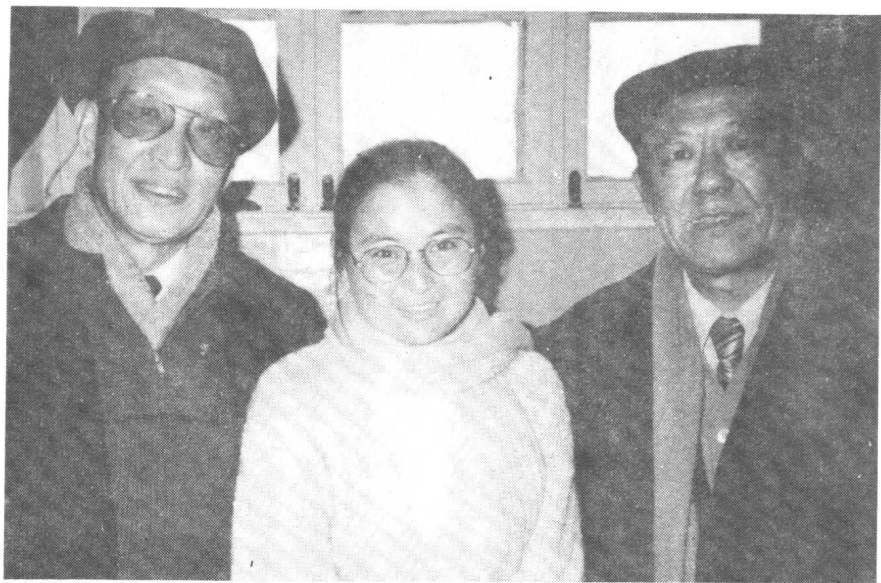
苏文茂近照



1984年在青岛举行全国首届相声大赛期间，
作者与侯宝林合影。



作者在八十年代与马志存合作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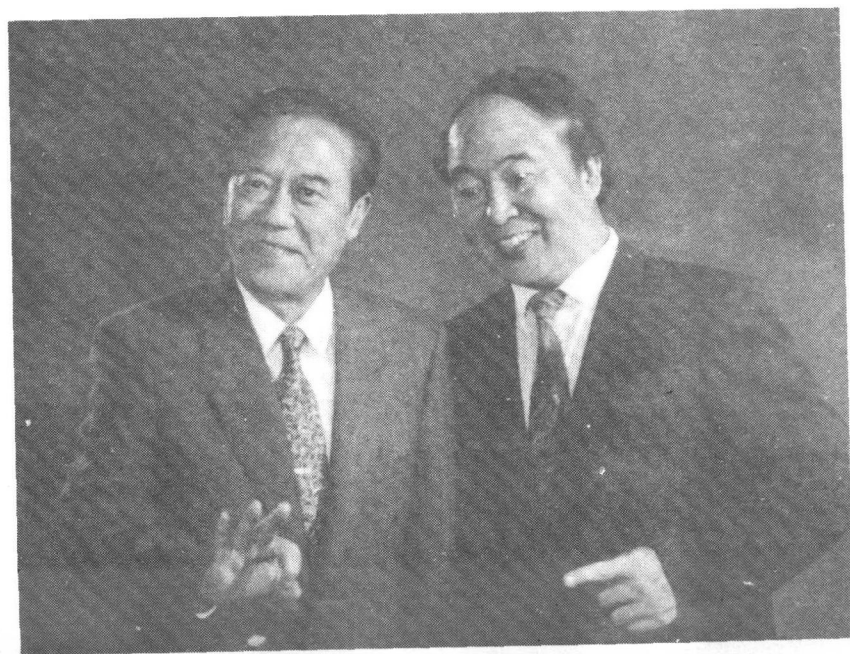
1990年在北京中国曲艺家协会与会期间，作者与常宝华（左）、日本学者藤田香（中）合影。



苏文茂与夫人吴润清和孙男孙女合影。



作者在八十年代与马志存演出《汾河湾》



1993年作者与王佩元合作演出

眼中見雅貴在
內涵

子美好友
齊白石生活
齊白石
齊白石

齊白石



東坡風采

甲子秋書贈

蘇文茂同志 陳述於天津

蘇文茂同志

為蘇文茂同志相寫了這幅字，十年而題
馬壽

目 录

性自耿介情自高(代序)	薛宝琨 1
批“三国”	3
论捧逗	18
文章会	32
汾河湾	45
对对子	62
五行诗	71
打灯谜	80
大相面	97
卖挂票	110
八扇屏	120
五行图	131
酒 令	140
美名远扬	156
废品翻身记	174
维纳斯的遗憾	188
学习张士珍	196
光复道上红旗飘	210
满载而归	224
得寸进尺	230

大办喜事·····	249
新局长到来之后·····	266
红楼百科·····	284
打井记·····	300
抚琴·····	314
三国人物论·····	318
忘词儿·····	321
打醋·····	324
顺情说好话·····	328
说大话·····	334
答非所问·····	336
学外语·····	340
苍蝇拍·····	347
蛤蟆鼓·····	348
宁波话·····	350
扔靴子·····	355
大概出不来·····	358
妻子的误会·····	360
取暖·····	362
“满贯”·····	364
闭月羞花·····	365
吃梨片儿·····	367
宋瓷·····	369
提级·····	371
接吻·····	372

考县官	373
赛东坡	374
不下驴	376
贼说话	378
请客得罪人	381
白字县官	383
后 记	385

性自耿介情自高（代序）

薛宝琨

我倾慕苏文茂先生的为人，更雅好他谐而不俗的相声艺术。他的相声，融通了许多大师的优长：有侯宝林的潇洒与飘逸，有张寿臣的沉实与涓细，有马三立的自嘲与亲和，有乃师常宝堃的机智与滑稽。当然，尤为可贵的，是有他鲜明而卓特的艺术个性。从形式上看，这个性可以用“文而不温”几个字概括。“文”当然是一种含蓄隽永的美学意蕴，在舞台风度上指的是“文静”，在语言使用上指的是“文采”，在艺术表现上则是指细腻而婉约，在性格塑造上指的是深刻而蕴藉。“不温”是说这一切并不影响喜剧艺术所必须的明快、酣畅、火爆的效果。因此，在“文而不温”背后，仍然是一个雅与俗的结合问题。这正是当今相声界鲜有精英能像他那样游刃有余得以自由解决的。

其实，苏文茂并不是附庸风雅，故作高深，滥施文采，使他的相声从“俗”中剥离出来，只为少数“文人雅士”所好。不是的，他依旧是一个“俗文学”高手，不仅深知相声的通俗性特征，并且深解如徐渭说的“越俗，越家常，越警醒”、“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的艺术奥秘。他只是极其机敏与审慎地把“文”与“雅”作为几毫脂粉涂抹在自己的脸上，以其独特

的喜剧色彩来与他表现的俗而不俗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映衬,从而增强喜剧效果的丰富性与蕴含性。即是说他旨在利用并揶揄“雅”或“文”,以把它们化成自嘲性的喜剧形象,并以此为手段以深化“俗”的真实、率直、自然。于是,“苏文茂先生”就成为腐儒型的一个喜剧形象。这是传统与现实、士子与世俗相互碰撞与交融而形成的形象。有着浓厚的历史感与文化味儿。一切矜持、僵硬、咬文嚼字、自我陶醉等穷酸措大的通病,都在他的《批“三国”》、《文章会》等作品里曲尽其意地表现了出来。换句话说,他是让那些伪俗、鄙俗、庸俗在“雅”或“文”的矫饰下,益发显出真俗、通俗、大俗的生活与艺术魅力。或许也正是由于他这种曲径通幽的创造,他的表演不仅本色、自然、纯正,而且,总是伴随着含蓄、警绝、滋味的选择。从而产生“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艺术效果。应该指出:这在近世中国相声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据说,苏文茂先生已经息影舞台,这也许同是他含蓄、警觉、韵味人生的一种表现。我们永远都在咀嚼着他的艺术,回味着它们难以穷尽的艺术魅力。

1993. 7. 20

批“三国”*

甲 相声是语言和表演艺术。

乙 对。

甲 不论在表演和创作上常常用一种夸张的手法。

乙 各种艺术都离不开夸张。

甲 可是夸张得必须恰当,如果没有边际的夸张,就会让人家不信,那也就失去了教育。

乙 对,过火了不行。

甲 我认为有一些旧的武侠小说写得就不够好,它们内容是荒诞的、艺术手法上是夸张过火的。比如他们要描写一个人物说他如何能耐。

乙 怎么说呢?

甲 说他出世以来南七北六十三省,一口鱼鳞紫金刀,纵横于天下,扬子江心倒皂八百里。

乙 什么叫倒皂?

甲 就是逆水,顶着流儿能皂出八百里去。

乙 好水量。

* 与朱相臣合作整理。

甲 这要是顺水，再来个蛙式，一千六出去啦。

乙 一千六也不止啊！是不像话。

甲 让您这么一讲，纯粹是地球安把儿——

乙 怎么讲？

甲 “大梨”呀！

乙 你这更夸张了。

甲 故此，我说这些小说艺术性不高。

乙 是不怎么样。

甲 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古典文学作品，有这么几部——

乙 全是什么？

甲 “三国”、“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部书不单在我们国内有很大影响，就在外国也有译本。

乙 世界驰名。

甲 特别是“三国”，人人爱看。

乙 是啊，“三国”这部书可以说是百读不厌。

甲 我认为说百读不厌还不够。

乙 应当呢？

甲 应该说是永读不厌。

乙 就是说您多咱看多咱爱看。

甲 我有亲身体会。“三国”这部书我看了七百多遍，到现在还没厌烦。

乙 您看过多少遍？

甲 七百多遍。

乙 七百多遍？！

甲 啊，我由打五岁就看“三国”，八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

乙 五岁看“三国”？八岁给人讲课？哎呀！您真是神童。我们同院那孩子都十三啦，还天天尿炕呢！

甲 当然啦，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乙 对。

甲 我可以说是一位“三国”爱好者吧。

乙 应该说您是专家呀！

甲 可是这些年来我也感觉很苦闷。

乙 怎么？

甲 我总想找一位对“三国”有研究的人在一起探讨探讨，可是至今没有遇到一位，我很遗憾。

乙 您哪，死心吧，不易找到。谁敢跟神童在一块聊“三国”呀，那不找难看吗？

甲 唉，据说……当然啦，据说就是不完全可靠，据说您对“三国”好象是有点儿研究。

乙 噯，我可不行，您可千万别听别人的。

甲 “三国”您看过没有？

乙 您要问我看过没看过……这也难说，一个演员么，许我们不说这套书，不许我们不看，看是看过。

甲 您看过有多少遍呢？

乙 看过多少遍？说不上来，没有记载。看完了往脖子后头一扔，就完了。

甲 那么您大概齐看过多少遍，记得不记得？

乙 大概齐！反正这么说吧，“三国”这部书啊，我能默写。

甲 ……噢？！您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乙 写不好，让您见笑，这二年脑子也不行啦，眼神也稍差啦。

甲 真是高人！